

社 說

三十四

二 月

爲我謀者。非我之智之所及也。不意徒有其法而無能勝其任之人。百餘年間。西藏之事。如在雲霧中。國士大夫。殆無人能詳之者。而禍端乃見。光緒十四年。哲孟雄之役。是役之後。泄沓如故。殆如牧者放羣羊於猛虎之側。而牧者酣睡。是虎即不甚飢。然久之亦無不啖羣羊之理。彼牧者能自免幸矣。其羊則必不能免者也。

雖然難則難矣。而尙非無可圖也。英人入藏之舉。爲其印度總督之意。其下院人頗非之。日來各英報所論。無一贊成此舉者。此我之一線之生機也。然其主腦則仍在東三省。必我國於日俄勝負之外。有一善策。由我主動而不由日俄主動者。則東三省可以完。而西藏亦可以完。其他各省。遂無不可以完。而後始有圖富強之地也。

論黃禍錄二月中外日報

近日聞德法報紙。多言日本若勝。則有黃禍。爲此言者。殆俄人所運動乎。不然。何其言之陋也。本執筆人亦黃人之一。於義務得從而論之。案今日之世界。白人之世界也。紅人已將垂盡。棕人黑人亦終底於滅亡。惟黃人數稍多。一時不能盡滅。然亞州之西方北方南方。已歸白人掌握。所僅存者。遠東之中國與日本耳。而中國現勢如此。若不亟自振拔。終亦必亡。日本稍強。然亦迭爲白人之所侮。雖此次旅順之戰。爲白人受侮於黃人之第一次歷史。但以

較黃人受侮於白人之歷史。則不可同年而語明矣。而西人乃創黃禍之說。眞所謂見卵而求時夜。見彈而求鶡矣。過計之甚者也。以本報之意觀之。日勝俄敗。正天下太平之福。而白人之受福尤甚焉。閱報諸君。毋以此爲大日本順民之言也。請實證其所以然之故。觀此數年以來。天下洵洵競言兵事。議院之預算。困於軍需。國民之秀良。天於鋒鏑。凡屬有識之士。無不以今日之養兵爲不可終日之道。然憂之彌甚。養之轉多。決江潰河。勢不可止。此亦人羣之大妖孽矣。而攷此兵禍之所從來。實惟兩大專制國所致。一俄國。一中國是矣。俄國之累人者。由於狂蓋專制之朝。如自覺其財政充足。兵力強盛。外交得手。則妄念愈熾。不惜糜爛其子弟。以博開疆拓土之榮。一若在立憲國。則必有人沮之。其侵人也。無理之可言。而人之防其侵也。亦無時而能懈。俄國自十年以來。增置海陸軍隊。不遺餘力。無日不有與人宣戰之勢。故各國無不各增海陸軍以均其勢。此禍之出於俄者也。中國之累人者。由於痿蓋專制之朝。如自覺其財政空虛。兵力衰弱。外交挫折。則每思棄遺一切。以求保一己之名位。而其大臣亦決無愛國之心。小民則本不知國事爲何物。一若在立憲國。則國民必思自救之法。一故中國無日不有可分之勢。而各國各憂己之兵力不足。致分中國之時之落人後也。不得不競出於增兵之一途。此禍之出於中國者也。卽黃白種人交戰之禍。亦無不從

此二國而起。俄之用兵於小亞細亞也。英法之一再用兵於中國也。日清之戰也。聯軍之役也。千端萬緒。莫不因之。而其歸墟。則成爲日俄之戰。如俄勝日敗。則此後流血之事。方未有涯。惟日勝俄敗。則俄國內容。當爲一變。憲政若成。其國民必不願養此無數之兵。以與他人爲無益之戰鬪。俄兵既減。而列國之兵可隨之而減矣。而此時之中國人。亦必感觸於日本之興。從而力行其新政。中國既興。則瓜分之說息。而天下之兵可以不用矣。而皆惟日俄之戰以下之。夫天下之禍。莫禍於戰。若可以弭戰者。而謂之爲禍。豈天下之通論哉。若謂黃人漸強。終有欺壓白人之日。夫謀國者。不自求其進步。而惟他人衰落之是幸。亦徒見其不武而已。

論中國所受俄國之影響錄 二月中外日報

俄國近日未能勝也。能無敗而已。而天下之人。則已各有一俄勝之象懸於心目。其類可分爲三等。等各有故。中國內地人爲一類。此類人除不知日俄戰事者外。其餘莫不望日之戰勝。至於何以望日戰勝持之故。即彼亦不自解其所以然。一今日內地有謠傳日本大挫於平壤而市面爲之恐慌者。一此爲一類。流寓西人爲一類。彼等立說。不過援古時之陳案。與目前之實力以爲推。則俄大而日小。一也。俄白而日黃。二也。俄勝日敗。固其宜爾。此又爲一